



少年蓝系列 09

我有心事氤氲成云，
降落成雨却舍不得淋湿你。
my melancholy densens into cloud
when it rains. I held to not let falling on you.



少年心事 琉璃岛

Youth and melancholy
over the azure stone island

XUANMU
漩沐 著



与笛安、落落、顾漫（七童年一同称为
新浪年度最具畅销潜质的
五大金牌作者）
『虐殇』天后漩沐
华丽进驻【花火】

抑郁症少女的倾世之恋
等一生只为看一眼

纯白少年倾尽一切拯救
却终究没有她要的爱
时间生生开花

不眠不休的
少年心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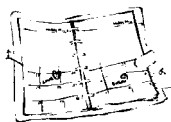
只能被搁浅在
琉璃岛的彼端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少年心事

琉璃岛

Youth and melancholy
over the azure stone island

漩沫
●
XUANMU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少年心事琉璃岛 / 漩沐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438-7643-9

I. ①少… II. ①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6989号

出 版: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32

字 数: 190000

印 张: 9

出版时间: 2011年8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 谢清凤

责任编辑: 胡如虹

出版统筹: 李晶晶

特约编辑: 陌 墨

封面设计: 许 静

ISBN 978-7-5438-7643-9

定 价: 19.80元

发 行: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恩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 010-64426679

邮购热线: 010-64421810

传 真: 010-64427328

公司网址: 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 tougao_qc@yongsibook.net



Contents · 目录

Youth and melancholy
over the azure stone island

楔 子	001
第一章 世界上最深沉的爱，我曾读不懂	013
第二章 倔强和掩饰是你我固执的保护方式	033
第三章 时间的瞭望台，望不尽远扬的帆	057
第四章 满足青春幻想的甲乙丙丁	071
第五章 回忆是我们走多远都逃不开的噩梦	091
第六章 如果，最佳的发泄方式是等待	107
第七章 回忆是一汪幸福的浅水	127





ontents · 目录

Youth and melancholy
over the azure stone island

第八章	现在只想爱你，爱从口难辨	143
第九章	接近太阳的光耀，灿烂星光的余晖	159
第十章	一辈子不长不短，找个人将错就错	181
第十一章	最好的时光遇见你，算不算是因祸得福	209
第十二章	勇敢未必是畅通无阻的良药	239
第十三章	你有拒绝的权利，我有爱你的自由	261
后 记	我们都曾是燃烧的花火	279



楔子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你若愿天长，我便敢地久。

覃天浩坐在前排靠窗的位置，从上飞机的那一刻，他的手中就捧着一个檀木盒子，盒身由一块黑色的棉布罩着，邻座的同胞是个明眼人，并没有试图搭话调侃异国生活的艰难。这让他想起在候机时，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小男孩儿，稚气地抬起头，用奶油味很重的腔调询问他一直抱在怀里的东西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像宝贝似的捧在怀里。

他从窗外看到清晰的河川时，还能想起自己当时的窘迫，他知道这是一个复杂而冗长的故事，他没办法用三言两语向一个蓝眼睛小屁孩儿解释清楚，于是，他非常感激及时察觉自己孩子问题太多的金发碧眼的辣妈，把小屁孩儿护在身边，对他连声说了抱歉。

这几天，每个人都对他说节哀顺变，每个人都用怜悯的眼神望着他，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以为他失去了心爱的姑娘，他已经习惯了。所以，当飞机安稳地降落在停机坪的那一刻，他微微弯下腰，注视着窗外熟悉的国土，像很多年前在白薇安耳边说黄色笑话一样戏谑的口吻，说：“老白，你都在天堂过上好日子了，怎么还是不让我省心呢？”

他好像听到盒子里的那个声音挑衅他：“我就折腾死你，怎么啦？”

“死样！”覃天浩拍了拍盒子，轻声地念叨着。半晌，他听见一个甜美而客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您好，先生，本次航程已经结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他抬起头，黑色的眸子像闪亮的黑曜石，他不好意思地把头别向窗外，擦了擦眼睛，说：“谢谢，没事，我马上走。”

始终不愿让人看到他的眼泪。

这到底是为谁流的眼泪，他未曾考究。

走到出口处，那里围着不少来接机的人，在飞机上的时候，他脑子里曾有过一个画面：他一下飞机，出口处的人就会拥过来，抢过他手中的木盒子哭天抢地缅怀白薇安，甚至诅咒老天怎么这么不长眼，夺走了一个如花般年轻的女孩儿的生命。但那真的只是幻想，与出口处熙熙攘攘的充满期待的人群擦肩而过之后，他才相信了白薇安曾经说的话不是玩笑。

她说她没有亲人，她说她活着不为任何人，只为自己。

既然在这片国土上没有人会怀念她，那么，为什么化为灰烬之后，她还要再回来呢？覃天浩很后悔在她活着的时候，没有问过她：如果有一天她死了，会想留在哪里，为什么。

走出国际到达大厅，准备打的回家的时候，覃天浩刚开机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电话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女声，没有打招呼，也没有问候语，劈头一句：“我怎么没有看见你。”

她在他面前总是以真性情示人，温婉的外表下，略带倔强的心，偶尔骨子里还散发出一丝冷冽。

由于整句话没有起伏，以致根本听不出是询问，她也不问他在哪里，话筒里就只有她的呼吸声。

他说：“我已经出来了，准备打的，你在哪里？”

“我在这里。”左耳与右耳同时听到了声音，他转过身，就看到了秋苏。

他记得上次和她说再见的时候，是半年前，短短六个月，她身上的女人味更浓了，但眼眸依然清澈，黑溜溜的眼珠在眼眶里转了转，落在他手上抱着的木盒子上，然后，眼睛不看他，说：“好久不见。”

真是冷场。

覃天浩还没想好怎么回答，秋苏的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她随手接了起来，不咸不淡地说：“你开过来，我接到人了。”

而后，她用余光瞄了瞄他熟视无睹的样子，马上换了一种语气，对着手机尖声叫道：“喂！汪宁嘉，你是猪啊！当然是国际到达大厅，怎么会是国内呢！快点，我们等你呢！”

说罢，挂了电话。

“汪宁嘉？”覃天浩皱了皱眉头，说，“怎么会是他？”

“怎么不会是他？”她特意补充，“我们在同一所大学，现在每天都能见面，关系很好。”

“呵，只是没想到，不知道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他冲着她疲惫地笑了笑，然后听到一声刺耳的喇叭声。他记得她曾说自己那么恨，而当时他告诉她这种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冷静下来，她不信。

他想自己算是有运气，上了一个新手的车。秋苏似乎对汪宁嘉的开车技术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毫不客气地在覃天浩的屁股还没坐稳的时候，就对坐在驾驶座上惊魂未定的汪宁嘉说：

“你下来。”

然后，她用手指戳戳覃天浩的肩膀，说：“你开。”

这个细节，覃天浩总是记得，她与他说话，想要强调什么的时候，总会用手指戳戳他，生怕自己若仅仅是说话，会被人忽略似的。

“那这个……”覃天浩低头看了看放在膝盖上的木盒子，秋苏伸手过去：“我帮你看着她。”

见他没有立刻松手，她又侧脸：“你不放心？”

他愣了愣，说：“不，只要你不介意。”

“嗯。”秋苏应了一声，面无表情地把木盒子平整地放在了膝盖上，不动声色。

因为之前已经联系好了高中同学，以及白薇安接下来两天将要安身的灵堂，所以，覃天浩对车主汪宁嘉打了个招呼：

“介不介意，我先把老白安顿好了，再把车还给你？”

汪宁嘉显然对车内出现的第四个名字有些不自然，他微微有点僵硬的脸部露出一个默许的微笑，说：“好，就这么办。”

接下来的几天，不管身心的哪一个角落，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劳累感。举行葬礼的那一日，灵堂就像一个小小的高中同学聚会点，低头抬头每一张脸都是熟悉的，只是曾经看上去与世无争的面孔，如今都多少添了几分被生活磨炼的沧桑，金钱沾



染的俗气。

覃天浩像家属一般麻木地应付着，听着当初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笨拙的安慰，每个人都以为他们有一腿。他觉得太可笑的时候，都会回头看看灵堂中央的那张照片，这上面的姑娘十八岁的时候还很健康，抿着嘴笑，装得还挺清纯。

他笑了笑，仿佛在用眼神对十八岁的白薇安说：“老白，一定没有人猜到毕了业之后，你都经历了什么，我算不算是对你最了解的人？”

覃天浩有一种错觉，白薇安给了他一个白眼：“死耗子！我咒你一夜白头！你成大爷了，老娘我依然是姑娘十八一朵花！请叫我小白，好吗！”

他为自己脑子里出现的幻觉感到可笑，嘴角却本能地抿了抿，抬头正视着相框里的照片，有人轻声谈笑白薇安照片里的样子纯情得不像话，覃天浩默不做声，只有他懂这张照片来之不易。回来之前他到她的住处翻遍了她的相册，全是妩媚放荡的写真，卧室的墙壁上甚至还有被她的某一位摄像师客人称之为完美的大幅裸照。他见过她的身体，对静止的艺术不感冒，于是，他只是淡淡瞥了一眼，眼中满是嘲弄，放弃了寻找，从口袋里抽出自己的钱包，停顿了三秒钟，他作了一个决定，转身离开她的公寓。

“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会客死他乡？”有人发出疑问。

原以为这是一个无人回答的问题，却有人突然站出来，低声嚼舌：“你们不知道吗，白薇安在国外是干那种事情的……”总有好事者从各种渠道获得内情，然后，孜孜不怠地

讨论，大家心领神会地点头。覃天浩觉得可笑，却没有出面阻断他们越发丰富的想象力，他想给她留些面子。

于是，他只想静静地站着，落拓的背影有几分孤独，他深知，从某一刻开始，世界安静了，再也没有人会与他拌嘴，再也没有人会大胆地抢走他嘴边的食物，再也没有人会恳求他说：如果等到张弋出狱了，他还是不要我，那你娶我，好不好。

现在，他想再好好看看那张他青葱岁月里第一次触动他内心的荷尔蒙的女孩儿的脸，干净中带着一丝狡黠，狡黠里又有一缕娇媚。

待他回过神来，秋苏已经默默地站在他身后好一阵了，她没有说话，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只是看着他。

两人都没有说话，其实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在家的時候，他就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她了，说白薇安死了，为她爱的人死了，而这个人，也曾是秋苏的恋人，他的好哥们儿，就那么简单，也就那么复杂。

当时，秋苏听完之后，面无表情地说：“你告诉我这些是为了什么，告诉我曾有过一个有力的情敌，然后，她死了？”

覃天浩克制住了脾气，他好声好气地说：“苏苏，如果你对过去还有一丝愧疚，对她还有一点内心的不安的话，你就该去送送她。”

她避开问题的核心，咬了咬唇，反问：“你想我去？”

这次轮到他不带感情地说：“随便你。”

以前他以为她是蒲公英，只要置之不理，她就会漫天飘



扬。没想到她还是来了，她全程没有理睬任何一个上去搭讪的人，只是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

她长大了，漂亮了，骨子里流露出女人的味道，只是他不是那个欣赏女人香的人。接着，仪式结束了，高中同学聚会他推托不了，她也跟去，他中途去上洗手间时她也跟去，他一直没有意见，直到最后忍耐到了极限，他回过头，狠狠地看着她：“苏苏，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不说话，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看着他，他无奈地取消所有活动，带她回家。

回家的途中，她问了他一句话：“你为什么明天就要走。”

他假装轻松地笑笑说回去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忙，她不信，她认定他是逃避。

所以，才会在回家沉默了很久之后，还要把内心困惑她很久的问题摊到桌面上，问个清楚。

她换了一种口气问：“如果，我是一个男生，我们之间会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做兄弟啊。”覃天浩无奈地笑了笑，想把他们之间奇怪的气氛驱逐掉，他像过去一样摸摸秋苏的头，说，“你是女生，不过也不赖，我们还是兄妹。”

“难道……没有别的可能吗？”秋苏的双眼坚定地看着覃天浩，那么多年了，她还是渴望那不可能得到的答案，但最终还是迎来了失望。覃天浩一手抓起扔在茶几上的车钥匙，他想说自己想出去走走，但因为秋苏的问题，他的神经又短暂地打

了结，半晌，恢复平静严肃地说出了：“没有，苏苏，你永远是我的妹妹。”

秋苏“嗖”地站了起来，狠狠地瞪了覃天浩一眼，硬生生地擦过他的肩膀，径直离去。走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覃天浩，我看不起你，你让我恶心！”

如此冷冽的神色，覃天浩不得不认为此时的秋苏，已经长大了。

“秋苏！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孩子气！”他朝她的背影大吼了一声。

如果心还有一处可以舒展的空间，覃天浩都会拉住她的手，循循善诱，让她走出思想的误区。但是，今天他觉得累极了，什么都不想解释，什么也不愿狡辩，他站在原地，听见她将门狠狠地关上，只剩下沉闷的巨响在耳膜里发颤。

其实，他没想到秋苏就那么走掉了。

这一年，秋苏十八岁，他二十一岁，张弋入狱的第三个年头，还有一年两个月零五天，刑满释放。而白薇安死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张弋还被蒙在鼓里。

第二天，在覃天浩准备坐早上第一班飞机而早早起床的时候，妈妈在客厅里惊呼：“糟糕！小苏，她离家出走了！”

覃天浩一点也不惊讶，在他真正了解她之后，早就猜到她有这样的胆量和能耐。只是，她的计划太拙劣，行动太笨拙，实施得太心急，拿走了他的过期护照，而真正的有效护照，还在他的包里。

她依然像几年前那个小女孩儿，明明喜欢，却表现出讨

厌，发现自己真的在乎了，再去挽救，行动总是太笨拙。

“真傻。”覃天浩熟练地开着车，脑袋别向左侧，目光疲惫地打量着后视镜。但是，她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因为她的失踪，妈妈不让他马上离开，机票推后了日期，他被她的小阴谋留下了。

如果按照原定计划，覃天浩这个时候已经在为申请一年一度的奖学金和联系导师安排暑假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但是2010年6月上旬，国内刚过芒种，在某个清晨暑夏的第一缕晨光穿透窗帘的时候，覃天浩从上门调查的警方口中得知了白薇安他杀之后自杀的消息。

在进行遗体辨认的时候，他知道了另一名死者是车程晋。那一刻，他好像才明白了白薇安的处心积虑，只是没想到，自己傻傻暗恋了她那么多年，还敌不过另一个人在她心中的分量。他至今不明白爱情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可以使人天不怕，地不怕，还不怕死，但是，他没有这个闲工夫去思考了。

白薇安走得没有预兆，仓促得让他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就得接受警方的问话以及协助进行适当的调查。

过去覃天浩总以为在国外的这几年白薇安过得很潇洒，比在国内还要吃得香。但是他错了，警察说她的手机通讯录里能够拨得通的号码，只有覃天浩一人，还有个叫张弋的，不过关机。其他均为无名人士。不得不说，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吃惊。

可究竟有多吃惊呢，或许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吧，这个事就如同人物关系图上奇妙的牵扯，谁也逃脱不了，谁也避不

了干系，人与人之间仿佛都被一条线牵连着，唯一可以剔透的是，他们的感情像六年前一样——

汪宁嘉爱恋着秋苏，却不得回应。

秋苏与张弋在一起，却没有爱情。

白薇安追逐张弋，却终不得回报。

覃天浩暗恋白薇安，却只能嘴硬心软地傻等。

.....

这个世界，糟糕透了，但故事还是要重说一次。主讲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命运。



YOUTH and melancholy
over the azure stone island